

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技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唯其好之也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皆無成也是故滑稽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文昭氏之名技策所以憂瑟者梧以梧桐為琴瑟也幾近也載事也末年老年也綸緒也綴上成字而言若以為有成與虧便如昭氏之鼓琴若以為無成與虧便如昭氏之不鼓琴試以昭文之鼓琴言之昭文之鼓琴與師曠惠子三人之知相近皆技藝之高者也能與師曠惠子抗衡則其於琴可見其精矣故從事於此至老而不輟者乃其篤好之欲以表異於人其篤好之也欲以明示眾人而已彼眾人非所可明。

而強欲明之故卒無知音如堅白之辯者始欲明之而終至晦昧也昭文既無成矣其子又以文之緒終其業亦終身而無知音如此看來使昭氏當來不學鼓琴則何有成與虧惟其好鼓琴故有成虧也若是猶言見存如此若據見存如此而謂之成則我今亦可謂之成若據見存如此而不可謂之成則物與我何有成日是故滑亂可疑無分曉中自有光耀乃聖人之所圖不必分別孰為成就孰為不成也却繳前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一句結之曰此之謂以明仍照前結句。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二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四

聽九

廬 陵 竹 峯 羅 勉 道 述  
門 人 彭 祥 照 校

內篇

齊物論下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此一節從言者有言上來而今且把人之有言與此相類或不相類者皆相與為類如此以為是而彼亦以為是此以為非而彼亦以為非固相類矣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者亦同其非此以為非而彼以為是者亦同其是皆相與為一類則與彼之說無異而不爭矣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有謂矣而未始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

請嘗言之請試言之也前有言於此者人之言也此我則有謂者我之言也雖然又下一轉究觀天地萬物之初有無俱無無亦無有無之說乃起於後世則人之有言固不足憑而我之有謂豈為真的

天下莫大於秋豪之末而太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大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

秋毫之末本小然既曰秋豪之末不可復加矣謂之大可也太山之外猶有大者焉亦可謂之小殤子本天然名為殤子不過得年如此謂之壽可也彭祖之外猶有壽者焉亦可謂之夭但以天地萬物觀之初無分別人之生也身中便具一天地是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莫不然是萬物與我一體何分於小大壽夭夫既為一則不容有

言矣儻說箇一字則其言便長而是非無窮矣故只當反乎虛無之初以因其是而已又應前因是字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吟也又以道與言對說吟又密於封矣

請言其吟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  
倫次序也義合宜也既次序之而又逐事要合宜分別也辯又詳矣競主心言爭主力言左氏傳曰不心競而力爭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春秋經世先王之志史書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言天地古今聖人皆所不言議詳於論辯詳於議  
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  
卷藏之  
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欲見之而反不見

夫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廉音嫌口銜物也為心有所銜之義有銜其快與足者有銜其恨與少者此言不嫌大廉者不以廉自足也  
大勇不怯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

不恃勇而害物昭揭之則不足為道辯之則有不及處拘於常所愛則仁有限而不成仁矣  
廉清而不信  
以清潔自許則不足取信於人

勇怯而不成  
恃勇害物則不成大勇  
五者因而幾向方矣  
圓圓也大道不稱至大勇不怯五者本圓  
活道理道昭而不道至勇怯而不成五者却拘執了是幾向方矣  
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光

葆養也未知此理則曰莫若以明既得此理則養其光曜矣。此一節分為五節第一節以芒字結第二第三第四皆以以明字結第五以葆光字結芒者明之反光者明之盛也大意只說外則因是而內則自

明其真故凡言因是者五而言以明者三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教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乎日者乎

宗膾胥教三國名宗一膾二胥教三三子者三國之君猶尚也存在也若汝也三子處於僻陋未見德化如蒙蔽草莽之間何足芥蒂惟當反之吾德耳日猶有照所不及十日並照則無不及矣況德之照臨何啻於日三國雖僻陋亦將斬蓬藿披荆棘而來率化矣何以伐焉

齧缺問乎王倪曰  
高士傳王倪堯時賢人天地篇云齧缺之師

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耶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

王倪反問齧缺

民溼寢則膏疾偏死

體一邊不仁

鰭然乎哉木處則惴惴懼獲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

綱草也漢景帝詔或池饒麋薦草菴趙充

國秦今虜去其美地薦草

蛆且甘帶蛆音且

廣雅云蜈蚣也帶蛇也

鴟雅者鴟音鴟鼠四者孰知正味獲獾狙

鴟也音葛牂也

以為雌

獾狙以獲為雌也

麋與鹿交鱣與魚游毛嫱麗嫱音嫱姬人之所

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則決

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觀之仁義

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淆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

齧缺以王倪為至人故怪其不知

王倪曰至人神矣

王倪以為別有至人

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已而況利害之端乎

瞿鵠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

不拘拘於循道

無謂有謂有謂無謂

謂說也人之無說者獨有說道是也人之有說者獨無說是非是也

而遊乎塵垢之外塵音塵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

以為妙道之行也

夫子瞿鵠子師孟浪猶泛濫也其師自以前所言者泛濫之言耳而瞿鵠子聞之則

以為妙道而行之

以為妙道而行之

吾子以為奚若

又質問於長梧子

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

耳聽而心瑩

而丘長梧子名也何足以知之

謙辭

且汝亦大早計見卯而求時夜

雞司夜

見彈而求鶩炙

譏其欲速不達未聞要道也

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矣

妄者亦謙辭言已亦不能的知妙道試以

謬妄為汝言之汝亦以謬妄聽之如何

旁日月挾宇宙

此是長梧子與瞿鵠子說妙道語道家烹

煉以日月為藥材以宇宙為鼎器故丹經

有手搗烏兔宇宙在身之說旁者隨之以

運挾者持之以用

為其脗合置其滑澹以隸相尊

脗合者太極判而為陰陽人具一太極則

身中自有陰陽配對相與脗合即前所言

有情無形而人所當自為也滑澹者目

鼻口心思之欲使人滑亂昏沉即前所言

喜怒哀樂慮嘆變熱姚佚啓態而人所當

棄置也以隸相尊者為之者為尊宜之者

為隸即前所言其有為臣妾乎其有真君

存焉而人當明吾真宰使百骸九竅六臟

聽命也

衆人役役聖人愚菴參萬歲而一成純

愚菴愚蒙也參合也衆人役役情慾之中

聖人獨抱一守中如愚蒙然參合萬歲之

運而一成其純全之功丹經火候處三萬

六千日之工程於一時正此之謂一成純

者所謂打成一片也

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于惡乎知悅生之非

惑邪于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

邪

上文元說子嘗為汝妄言之汝以妄聽之

奚故末後又自罵倒了大見解人以脗煉

為小術不足為也有生有死萬物皆然而

修煉者以此道授受相與蘊藏於身獨為

長生不死亦惑矣弱曲禮曰二十曰弱喪

亡夫也弱喪少年亡夫其家不知所歸也

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

明非驪戎男親女賤也

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

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喻下文

子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蘊生乎夢飲

酒者旦而哭泣

又譬喻

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

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

竊竊然知之君子故乎

分貴賤也

固哉

陋也

丘也與女音汝皆夢也子謂汝夢亦夢也

說者亦是夢

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至怪也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雙音者

解脫然也

是旦暮遇之也

以萬世為旦暮言難遇此人恐終無有若

萬世之後一遇之猶旦暮之近也下文却

言未遇此人則無能知之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

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

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

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

受其黜聞上貪聞切

黜聞不明也我與若不能相知而委他人

質正之則人固領受此糊塗不明矣亦安

能正之

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

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

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

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

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也而待彼也邪

言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知而待彼萬世之後大聖人也邪

何謂和之以天倪

瞿鵠子就問也此亦道家常語故以為問

曰長梧答是是是然不然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

乎不然也亦無辯

凡事惟當是人之所不是凡言惟當然人

之所不然吾所是者若果為是則此事固

是他事雖不是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

吾所然者若果為然則此言固然他言雖

不然亦不必校其為異而辯之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

化聲猶書所謂聲教孟子所謂仁聲之聲

言聞風而化也人待聲聞而化何似不待

聲聞而化之為妙無辯已善矣併聲亦無

之又加一等也

和之以天倪

天者自然之謂倪者端倪也纔發端倪出於自然之天不待其顯著此謂和之以天倪

因之以曼衍

游衍也

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

竟

振發也寓止也無竟無極也發於無極故

止於無極

罔兩問景音曰

罔兩影外微陰向云景之景也鬚髯無有

中與影為兩故名罔兩

曩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

與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

所待形也

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

形之動也又有使之然

吾待蛇蚺蝮翼邪

蛇蚺蛇腹下齟齬可行者蛇以蚺行蝮以

翼飛二物既蛻則為不能行不能飛之形

矣吾所待之形其猶蛇蚺蝟翼一旦神去則不能以自動也

惡識所以然惡識所以不然

人之言有然不然者猶形也吾之然之與不然之猶影也而所以然所以不然者猶

形不能自知其行止也則吾惡能知之

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飛也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蓬蓬然

寤忽遽貌

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

覺亦是夢則似蝶夢為周矣

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周與胡蝶必有分別而不能自知也則是非彼此之判安能知之

此之謂物化

此謂萬物變化之理玩物之化則物有不齊者矣此篇以齊物名故仍收歸物字上結

南華第二篇世稱難讀今折為三大段自

南郭子綦隱几而坐至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為第一段於中小分三節初述子綦師弟子問答之辭次地籟次天籟自非彼無我至此之謂葆光為第二段於中小分五節初因于綦天籟之說言人自有真宰而芒昧不知第一節以後多摘公孫龍之辯第二節摘是非第三節摘彼是第四節摘非指非馬第五節推其弊不若無言為尚自堯問於舜至篇末為第三段不過引證以終前段之義布置亦如前篇於中小分四節第一節言德之進乎日所以申前以明之意第二節言至人超乎生死之外何有是非第三節言道亦不必脩何有是非第四第五說兩箇譬喻只就人身上有不能知安能知是非故惟有聽物之不齊而自齊耳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三

南華真經循本卷之四

廬陵竹峯羅勉道述  
門人彭梓點校

內篇

養生主此篇言養生之主先言養生者當順其生後言雖云養生實視死生為一

實視死生為一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近附近之近緣順也督中也衣背縫之中曰聚亦取此義為善者必有名稱為惡者必有刑罰善養生者釋知而善惡兩忘謂其為善則無近名之美謂其為惡則無近刑之禍蓋無善惡之迹則自超乎刑名之外但順吾之中以為常老氏所謂中者抱一守中之中非謂夾善惡中間也朱子書皇極辯後非之未必是其本指  
庖丁為文惠君梁惠解牛引喻養生手之所觸肩之所倚